



馬本諱言

劍之頭
鉢僧畫

中華民國十一月出版

(定價大洋五角五分)

著作兼
程善之

發行者

印刷者 江南印刷廠

版權

所有

總經售處 上海英大馬路口望平街江南書局

自序

天銷劫石。靈鵠無橋。地折崑崙。巨鼈失峙。怨嫦娥之冷落。仙藥無靈。話佛土之莊嚴。優曇一現。嗚呼。次公得酒。雖醒而狂。士龍臨文。有癖在笑。心負萬里。壽促百年。觥觥今古。對明鏡而滋慚。斷斷是非。睇墓門而短氣。夫孰致此。天實爲之。又况年華送老。豪情避哀樂之潮。家室累人。兒女奪詩書之席。復值民潰梁都。鬼謀曹社。天飛殺讎。人避魚羊。琴絕廣陵之散。笛悲山陽之弄。矇盱舊族。渡江水而懷沙。毛薛上賓。望夷門而隕涕。蓋觀於夢者。且異平生。接於形者。遑論新故。此則聞見所及。神魂爲銷。蒲柳之質。所以望秋先零。燭耀之光。所以未霜而暗者也。然而耳目故在骨肉。未寒以云出世。則塵障不銷。以云埋憂。則后土不載。不有自遣。何聊厥生。是斯編之所以作也。先生烏有公子憑虛。義取駢枝。名標餘話。若者蜃樓海市。若者風馬雲車。若者北里揚鞭。若者南山射虎。若者車輪懸虱。巧蓄三年。若者棘刺爲猴。齋逾三日。亦有李波小妹。共彎大道之弓。郭

解舍人怒斷書生之舌。感激知己鍾期絕伯牙之琴。急難友生伯桃發荊卿之
塚。尤有十洲邈遠。九裔侏離。奇肱縱其飛車。刑天舞其干戚。薔薇紅白。美人結
壯士之襟。百合蒼黃。總統誤辱王之策。更或秋士述懷春之思。春女寄悲秋之
怨。紅蠶寸寸。吐恨爲絲。金線年年。織愁成綺。要皆無有典要。惟託寓言。旣以自
娛。兼之玩世。譬之縷冰爲綵。豈關水德之眞。漾日垂虹。寧屬雨師之巧。嗚呼壑
舟。何世石火。何時生既苦。其無涯學。安期其有用。漂零桃梗。或有同情辛苦。蓼
蟲豈無共味。不知許事相逢。且食蛤蜊。若論賞音。今夕只談風月。

駢枝餘話目錄

扶覩翁

莊鏡芬

宣城老父

龍金

秋雲女士

馮將軍軼事

紅淚

烏異

燕支

賣解人

繡衣女郎

陳打虎

櫻兒

爪哇客

阿玉

聽潮

何飛熊

夢月

布衣翁

金澍

蕭生

山人

徐子卿

邢好好

記影戲

歸雲

孫北山

記怪

記馬

采菱

馬九

雛鴛

間鴛

電兒

俄國貴族

程真如

醉鄉亭長

楊嘉樹

秦憶雲

湯生

侍王

程沖斗

褚彪

陳烈女

張生

巨蠍

詩塲

某君軼事

風道人

詩怪

藍履中

文鴦

葛蕙珠

夫已氏軼聞

隼娘

珊兒

臧成

侶梅

新情史

爭婦

東陵公子

月兒

薛海峯

鷗波

梨雲

秦客

記牛

巾生

贊鴛鴦

蛇人

儒林餘話 目錄

赤蝎

紅葉道人

劫灰和尚

李振武

韓七

扶乩翁

吾鄉毫壽之間最稱樸儻。軍興以來一二識時務者因勢乘便獵取功名。於是亦有所謂英烈者矣。其在天下衡量輕重比絜長短或不過牛毛。臚羽要不失爲一方之豪也。自豪之興不過期月而風俗趨變向之所斤斤於仰事俯畜與夫錙銖尺寸者漸代以自由平等之名。詞蓋轉移之力懋焉。其守死不變者率俛傺無聊落拓不羈之士窮而無所則遁於支離荒幻以相眩若所聞扶乩翁者亦其一也。翁初讀書爲儒者兼業醫顧文有名而醫術則不甚。售平時以所能者自給未嘗爲師巫也。行年五十一旦忽自暴於衆。謂能通神。請仙設壇。里人走其門。決疑問病者無虛日。咸謂其方藥信有神也。則相與翁之曰扶乩翁云某豪者以軍事起家。素剛烈。自以文明人屏除迷信。顧其妻則小家女。頗崇奉靈怪。嘗遘微疾。聞人言翁則走祈之。翁爲乩書藥方。一豪既歸見藥在爐間而知之怒曰婦人短識乃惑此老魅耶。翁益忿。搘拳徑前欲毀其壇。十餘人皆豪素識則亟止。豪不得逞。則大聲叱曰老魅若知我爲何如人共和國無迷信我旣來此豈能復容汝在此煩惑。限汝今日爲我毀之不然者知。

將以官法繩汝翁。笑曰：君謂我迷信耶？神之靈能測來知往，鑿鑿可徵。君如不信，試一叩飛書。曰：君尙欲言功耶？君憶前在淮上時，扣餉若干，吞額若干，乾沒者復若干，遭際時會，得成功名，君猶欲自以爲功耶？某隊官之靈已控君於泰山，主者以君根器尙厚，暫緩拘繫，然見証之翠花，則已經到案矣。豪初猶倔強，繼乃色變，面若死灰，已而亂判曰：君既知已過，尙有補救之方，願之否？豪此時英氣不覺都盡，卽應曰：願之者速以金卹死者家，且努力公益事業，嗣後宜戒飭毋恣橫庶幾免就死。遂不動更叩之，寂然。翁曰：神去矣！豪跟蹤走歸，越數日意少定，則疑翁許翠花者，正陽土娼也。使探之，果三日前死矣。乃懼，一一如翁言。久之，翁子醉中偶洩其事，蓋某隊官者，故與豪同鄉里，素相識也。未光復之先，兩人皆曠翠花，嘗爭而劇鬥。豪甚銜之，光復之際，適居其部下，會兵士噪變，然非某所部也。豪竟歸罪於某，遂殺之。翁偵得其事，及其軍前所行爲惡，豪之橫特假神以窘之，豪入其彀中，曾不自知也。語寢，聞豪謀所以復翁者，不得。間年餘，翁舉家他徙，豪亦以此沮喪，不復能自雄焉。

陳打虎

樂安陳五善拳勇好氣義。一時號陳打虎。以其曾獨力斃一虎也。其斃虎時年可十二肢體筋力初非有異於常兒也。方與羣兒戲田中而虎暴至。攫一兒去。衆驚爭走。陳獨躍而前手掣虎尾。力曳之不能禁。則堅握虎陰虎舍口。中兒反坐。陳於身下壓垂。斃猶不釋。兒匐匍歸已而衆持械來見虎。方坐皆錯愕不敢進。遙以槍擊之。虎忽然大吼躍起丈餘。衆駭而稍郤。虎入林去。視五氣息殆絕。手猶掙得虎卵也。明日少蘇。有潘某者。老拳師也。聞之自踵門求與鬪。三人盜恨之。潘護貨既畢而歸。忽有皂隸來扣門。潘出示以牒。則殺人越貨之案也。治出藥和酒灌之。且周揉其體。七日而愈。由是師潘數年盡傳其技。潘爲客任護衛。途遇盜。與鬪。殪三人。盜恨之。潘護貨既畢而歸。忽有皂隸來扣門。潘出示以牒。則殺人越貨之案也。至官潘不承。則掠治之。潘呼曰。天乎。予固捕盜者也。而以盜黨見証。若堂堂翎項日坐堂上。乃受盜賄誣平民。若自審之。若與我執盜黨者。官怒。竟誣以定讞。是時五往來江湖已結誠。某山匪首黎大興者。蓋亦以競技相識者也。黎爲人尤梟。俠雖爲盜。獨仇官吏。若孤弱者。且戒所部。慎護之。毋有他虞。陳聞師被縛。走告黎。謀劫獄。黎極力贊同一夕。大風雨。陳因之直破獄門。潘傷重已奄奄欲斃。陳負之於背。越峻垣數重。禁卒不能禦。遂逸去。至黎所置而養之。陳衣不解帶。凡三日。潘乃醒。顧見身在溫榻上。陳黎左右侍大異之。陳舉以告潘。愧然。

不悅曰方事之始以僕武健非不能逃者特不欲抵觸法律以伸冤枉耳爾輩奈何如是憤不食黎力勸始少進復數日忽不見陳值之則自投控於省中矣大吏以劫獄之舉謂潘通盜有據竟寘潘於法陳聞之憐潘之愚而又幸已之未波及也益謀所以報之者一日縣令視事忽失其印大署遍索不得俄延兩日遂自縊死其事乃彰後任者至印自在案上下壓片陳打虎也問知陳爲有名勇士懼不復追陳亦逸去凡十餘年鄉里無復聞其名者一歲大旱糜麥盡槁鄉人方聚泣忽有客自遠方來挾多金爲賑衆感異之間客不識也爭謝之客曰非我也貴籍陳君耳衆語所以客曰吾藥商也每販藥多自川中今歲又裹糧入川道出錦屏山下宿一逆旅夜分有呼噪而來者凡十餘人各執火炬利刃肆搜括且以刃加鎖逼吾獻金吾不敢拒已盡與之矣忽然來一道人出叱盜盜遽伏不敢動道人顧指令盜悉返客貨并爲裝置包裹如故乃叱去道人顧吾儕曰吾令兒輩居山中日夜伺貪官汙吏爲小民一洩忿何圖乃驚及諸君吾出山未久彼等遽如是吾歸必盡責之因一一問衆人姓名亦自言姓名籍貫因問吾販藥四方亦曾至其鄉里否吾答以當往渠探懷出黃金十笏授吾爲言家鄉饑饉幸便道賑之并言某某幾家圃粟最多可往商之彼如不肯則告以某

時某事必不吾吝。某事者，囤粟家之隱事也。客如言其家大懼，以平價糶出而賑焉。明年歲大熟，鄉人感之，爲立木主歲時祀焉。其鄉人有往還蜀中者，求之竟不得。

莊鏡芬

莊鏡芬，關中一瘍醫也。善爲藥，凡所投，皆立效。然好利殊甚，每爲人治，輒先投暴烈之劑。令糜爛切骨，羣醫皆束手已。乃要挾重利，始允治之。以是致千金。有弟曰鏡宇，亦能醫，然不善。乃兄所爲，凡所治，皆務全活，然未嘗有赫赫之功。以是名譽視之，乃兄有遜。鏡芬視之，亦蔑如也。夏日，鏡芬自田間歸，遇雨避叢祠中。日暮雨不止，有數人，類僮僕者，匆匆來，身首皆泥塗沾濕。一入門，且拂拭，且埋怨曰：「令我急尋莊先生。」先生乃外出，沾濡如此，歸去，又當不免責罵。我連蹇哉！莊聞言，不禁攙言曰：「諸君自城中來耶？」曰：「然。」主人愛姬病，命往城中求莊先生。乃不值，歸途又盛雨，如此，那得不怨？莊曰：「諸君所求其瘍醫耶？此人卽我是也。」衆色猶豫。莊自道鄉里籍貫，且指藥籠示之，衆乃信焉。會雨亦止，衆力爲之肩行李，雇輿馬擁之以行。東出二十餘里，有村曰王莊，者莊平時亦嘗往來其間者也。既入，莊有崇墉巨第，中一老者，七十餘降階而迎，鬚髮如雪，而饗饌若少年。旣就座，翁乃自言金姓，爲邊將二十年，近甫旋里。

愛妾病乳。岳聞先生名。特乞一施妙手。莊入診。訖。解藥囊出。藥調劑以進。并言孰爲外敷者。內託者。主人一一誌之。廻顧侍婢。令如法施治。是夜設宴款待翁二子。爲主人執禮甚恭。酒罷。送莊入廳。事側一書室中。衾褥櫈而潔。壁間所懸皆古字畫。莊念金爲將日久。宜挾多金歸里。觀此鋪陳。便可想見頃間一劑足以困此姝。殊千金萬金不患其不如願以償也。思念久之。倚枕一覺。天明。聞譁聲驚起。自壁隙潛窺之。主人方坐廳事。昨遇之僕。俯伏堵下。主人叱曰。奴才。昨令汝請莊鏡宇先生。汝輩何往者。乃以此賊塞責耶。今果爲所中矣。將奈何。汝儕其據實。自陳堵下。僕具言昨日遇雨。狀主人慙作色。命鞭之。僕宛轉哀求。主人命更往。請莊鏡宇先生來。堵下鬪然應須臾。主僕皆散。心怯甚。欲遁而側門堅鎖。不得出。日將午。傳呼莊先生真至矣。須臾履聲橐橐入內室已而復出。第聞主人云恨愛姬爲奴輩所誤。敢問先生尙可救否。復聞應聲曰。主人毋憂。尙可救也。主人又曰。今尙鎖此奴於此。備萬一不虞。不幸者。將如何。周視室中。日暮。僮僕竟不餽食。忽風過。隱似內室有哭聲。徧徧無計。瞥見床下竹竿。一念少時嘗習爲緣竿之技。事且迫試爲之。卽引竿倚東牆急攀援。登牆疾走。冒

夜狂奔三鼓叩城入至家不敢言也越數日聞菴鏡宇者已有人爲之安匾旌頌知金氏妾必未死蓋愈而謝醫也心少定是夜聞叩門聲啓視闐無人惟藥籠在焉發之忽青煙自中起有物類火花者直冒而上兩目皆迷揉之不愈竟至失明不能復懸壺而菴鏡宇者其名譽乃日益大振

櫻兒

淮安地綰南北當輪舟鐵路未興之時凡入京者無水旱皆取道於斯而兌濟之間素多盜賊往往行剽于途行客患之則以重金募勇士爲衛以是工技擊者萃焉近歲以來交通益便跳刀拍張之徒往往困頓老死於里巷無所一試其長時勢之變遷於此可見而其生計之局促亦可哀也吾友劉君博學工詩嘗慕遊淮上值春光明媚携斗酒雙柑爲踏青之遊城隈有隙地廣可數畝平時荒烟蔓草之所叢也是日乃聚數百人環而立焉怪之亟往觀則角觝之戲也老叟一年可七十餘拉拳曲踊作熊經鳥伸龍臥虎跳諸戲雖衣履垢敝而神氣灑如一垂髫女郎梳墮馬髻著小蠻靴布衣素裙襪襪然與叟對舞已而叟顧衆曰僕老江湖六十年矣不幸晚歲遭際連遭技等屠龍學成無用祇得藉生平身手丐食四方一

家飄零。僅此孫女老死無所。卹此零丁兒殊可憐。諸君能稍稍相濟乎。此時場中亦有投錢者。翁手筐一一拾之。訖嘆曰。勞碌半日所得。僅如許耳。何圖我風燭餘年。竟落拓乃爾也。時則場中觀者漸散。劉兒翁狀況一時有感。卽探囊出十金授翁。翁受之不辭。惟審諦劉面備問姓名居住。始稱謝去。劉亦自歸。蓋偶然興到。尋亦置之後數日。翁忽携女叩門求見。談少年躍馬橫戈事。悽咽不勝已。而自撫銀鬚曰。老矣。不知更得幾年。所懸懸於心者。獨此孫女耳。曩者近郊一見。知君爲慷慨豪爽人也。亦哀其羽翼輕麗而任所寄託乎。劉故好事。然謹耳。櫻兒試爲劉君起舞。女蹇衣起身輕若燕。衣袂舒緩。帶裳飄蕭。俄而漸緊。如閒雲一片。左右盤旋。颯颯風來。恍似青鸞蹴霧也。旣而斂手端立。寂然無聲。香喘不聞。玉釵不顛。翁曰。此愈家法也。君雖書生。亦嘗聞之否。女坐翁次。兩醫微丹。低頭拈帶。偶秋波微掠。若不勝情者。劉亦心動。旣而意決。乃告翁當爲謀。一快墮以安晚。年翁起辭去。自是不復見。劉事後追思。不勝悵惘。賦長句三十韻紀之。有春花秋月今生了。大道長隄舊夢寒之句。爲一時傳誦云。翁王姓清河人也。

謝生毓言蕪湖人家有別業在宣城，叔父居焉。叔父老而無子，皖俗一子兩祧者則各娶一妻，不同居處而爲之夫者，時時往來其間。生嗣爲叔父子，且爲之娶妻，往還觀省，常夏日自蕪來宣去城三十里，暴雨驟至，行不數里而山水發急，策馬望高趨避，亂山中遙見一破廟，疾入焉。廟中先有一老父，在敝衣稿項，髮白如銀絲，蓬鬆披拂，生坐久之，雨不止，腹飢甚，行篋中，攜有餅餌，取啖之。顧老父亦有欲色，卽並奉之。已而雨止，山水亦退，新月一輪自山缺上，四顧荒涼，不知何許。老父忽顧生曰：「君何往？」曰：「入城耳。」老父曰：「遠矣，夜深山中多猛獸，大道多盜賊，君烏能行者？」寒舍相距不遠，盍同往爲一夕之盤桓乎？」生曰：「善。」於是行囊置馬背上，牽馬從老父行，曲折二三里，皆生平所未習。俄聞犬吠聲，則茅舍數楹，在山坳中，有媼倚門望。老父肅客入室，不甚廣，而甚雅潔，媼爲客烘濕衣。老父牽馬秣之，生奔波疲極，卸裝就草榻眠。四更向盡，忽人聲由遠而近，雜以馬蹄得得，生驚醒，須臾聞室外語聲，壁隙窺之，黑暗無所見，惟聞有人喃喃若報告者，俄聞老父叱曰：「教汝往懲治某人，某人不過鋤暴誅奸，豈因以爲利耶？汝往誅其人，復刦其財，又盜其侍兒，何耶？」聞答辯聲，若不服者，翁呼同行者爲質證，其人辭窮，惟曰：「阿爺恕兒，兒下次不再犯。」老父曰：「尙容再犯耶？不殺汝，人將謂我私。」